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道德的谱系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梁锡江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道德的谱系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德]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梁锡江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的谱系 / (德)尼采著;梁锡江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

(经典与解释·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75-2771-3

I. ①道… II. ①尼… ②梁… III. ①尼采, F. W. (1822~1900) - 伦理学 - 研究

IV. ①B516.47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4584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尼采注疏集

道德的谱系

lib. ahn. edu. cn

著者 (德)尼采

译者 梁锡江

审读编辑 温玉伟

项目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8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2771-3/B·896

定价 39.80 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缩写 KSA,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 1854—1869; 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 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三、四; 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可惜未能全工,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 共九大部分,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 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B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九卷以后为遗稿;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十二卷本(1930 陆续出版,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 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 附索引一卷;袖珍开本,纸张薄、轻而柔韧,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KSA 版问世后, 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引用率仍

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诟病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

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年5月于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语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目 录

KSA 版编者说明 / 1

Pütz 版编者说明 / 10

前言 / 47

第一章 “善与恶”、“好与坏” / 62

第二章 “罪欠”、“良知谴责”及相关概念 / 104

第三章 禁欲主义理念意味着什么? / 154

Pütz 版尼采年表 / 239

译后记 / 244

KSA 版编者说明^①

有一位哲学家,他一直感觉他还没有完全地实现自我——他论述过古希腊人,也曾经作为心理学者、道德学者与历史学者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最后他又凭借《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诗艺上取得了巅峰般的成就,如今的他却又希望在理论领域同样获得认可——他甚至或许还带着某种体系化的意图,力图将存在原则的相关法则公之于众。这位哲学家就是处于创作晚期的尼采,而该阶段肇始于《善恶的彼岸》。其实在尼采之前的文稿,特别是那些未发表的稿件中,他的这种野心和抱负就已经零星地显露出来,尤其是在认识论领域。一方面,在道德伦理学领域,他与叔本华之间的交锋更为尖锐,而在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的领域内,这种交锋却逐渐减弱,尼采将他一些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暂时搁置,例如理智(Intellekt)之于意志和情感的优先性。而其他方面的反叔本华主题却依然保留,他针对“主体”(Subjekt)概念的重要批判在《善恶的彼岸》与《道德的谱系》^②中也得到继续。尽管如此,我们还

① [译注] 这篇编者说明本是 Giorgio Colli 为 1968 年《善恶的彼岸》与《道德的谱系》两书的意大利译本撰写的后记,后被收入 KSA 版第五卷(同样收录了上述两本著作),由 Ragni Maria Gschwend 译成德文。文中所引页码均出自 KSA 版第五卷。

② [译注] 参本书第一章第 13 节。

是可以观察到,尼采在向叔本华重新靠拢(尼采在《道德的谱系》的前言中提到后者时,他的用词“伟大的老师叔本华”不是没有缘故的,参第251页),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在向形而上学重新靠拢,因为他将一切实在者均归结为“权力意志”,而“权力意志”则对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① 进行调节,这样一种将所有特性归结为某个尽管形式多样、但却具有唯一性的根源的做法,虽然尼采本人的意图与之相反,但却依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尼采试图建立一个权力意志的“体系”的做法正是开始于这一时期,而正当他对这样一种具有整合性的实体展开初步探讨时,尽管他使用了具体的、属于尼采自己的观察历史世界的方法,但这种初步探讨却很难与他对那些形而上学哲学家们展开的道德批判等量齐观。在《道德的谱系》第三章,尼采对这些哲学家提出谴责,认为是他们促成了禁欲主义理想的统治地位。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这一新的哲学原则与叔本华关于“生命意志”的原则之间有很大相似性,这一点很明显,而且毋庸置疑(尼采自己也承认),尼采的原则事实上是叔本华原则的一种变体。两者的核心是一样的,两者都属于强调意识内在的类型:在两种情况下,都涉及一种非理性的实体,它存在于我们内部(所有的神学都因此被克服),我们可以通过直接领悟而体验这一实体。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叔本华拒绝这一实体并试图否定它,而尼采则接受它并希望肯定它。所以,尼采的原创性并不在于这一原则本身,而在于他对于这一原则的反应,在于他对此的态度,而这种态度还可以一直追溯到《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他现在进入了创作的最后阶段,以《善恶的彼岸》为开始,尼采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从容(我们可以注意到,尼采在有节制地使用激情,其强度直到著作的最后几页才得到提升),而与此同时,尼采又重拾这一

① [译注]拉丁文,使个体得以形成并与其他个体相区别的那些原则。

主题,并且再次在希腊悲剧神灵的身上找到了一种象征性的表达。

不过,狄俄尼索斯不再是一个美学上的象征,而是出现在了伦理理论的层面上。因为对于尼采而言,利用与之相应的概念来进行某种理论的或者甚至某种形而上的研究的做法是与其原则相悖的。他只是在 1884 年之后的遗稿中这样尝试过。在《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以及之后的著作中,尼采对于“权力意志”这一哲学概念的探讨依然是基于他作为道德学者和心理学者的经验,并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他采用了之前所创造的比喻与概念。在《善恶的彼岸》中,狄俄尼索斯变成了一个知晓世界的本质乃是权力意志的人(“狄俄尼索斯乃是一个哲学家,所以神灵也进行哲学思辨”,参第 238 页^①)。他接受了这一点,而且也希望如此。该问题的理论探讨得到了道德立场的补充,所以理论探讨不可以被孤立起来。而通过这种方式,哲学研究也继续与情绪冲动的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哲学的原则被哲学家如何“感受”该原则的方式所掩盖。

在《善恶的彼岸》与《道德的谱系》两本著作中,痛苦(Leiden)的概念连同与之相联系的或由此派生而来的那些设想构成了检验这一“权力意志”哲学的试金石。而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叔本华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叔本华将痛苦镶嵌入生命图景的坚决态度,对于尼采来说乃是他从未摆脱的青少年时期的经验(痛苦是《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中狄俄尼索斯构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伴随着权力意志这一形而上学的产生,痛苦连同所有与其相关联的东西都变成了中间人,一个使相关探讨可以转移到历史形成领域的中间人。事实上,我们很难谈论自在自为的权力意志,但是从痛苦的角度出发,从对于痛苦的评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有可能观察到人对于这种形而上的冲动的道德反应。

^① [译注]参《善恶的彼岸》,格言 295。

权力意志会导致痛苦,这是一个被尼采称作“狄俄尼索斯式的”可怕认识。每一种意欲屏蔽痛苦的道德和世界观——这不仅仅指的是佛教和叔本华,同时也指所有被尼采用“颓废”(dekadent)来形容的东西,包括“现代理念”的民主化运动^①——,他们同时也就拒绝了权力意志,即生命本身。现代性的弱点,即它的“颓废”,“就在于它对痛苦的极度仇视,就在于那种近似于娘们儿一样的无能,无法旁观痛苦,无法容忍痛苦”(第125页^②)。而狄俄尼索斯式的立场则与之相反:“你们意欲[……]取消痛苦;而我们呢?——我们似乎更愿意让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猛烈些!”(第161页^③)世界的实质不可以被遮蔽、不可以被虚伪地隐藏起来;如果在生命的深渊中存在着某些可怕的东西,那么“求真的激情”(Pathos der Wahrheit)就会命令我们去把真相揭露出来。“[……]现代灵魂最真实的特征[……]是[……]道德的重复性谎言中的那种固执的天真(Unschuld)。”(第385页^④)因为与那些面对深渊试图否定生命的人相比,更为糟糕的乃是那些在深渊前闭上双眼的人,他们试图要人们相信,在那深处根本不存在痛苦,人们可以不受痛苦的侵害。“这些人属于[……]平等主义者,他们是伪装的所谓的‘自由意志者’[……]事实上,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肤浅得令人发噁,尤其是他们的基本倾向,即在迄今为止的古老社会形式中发现一切人类困苦与猜疑的原因[……]——而痛苦则被他们看作是必须消除的东西。”(第66页^⑤)

痛苦的主题同时也使主人道德(Herrenmoral)与畜群道德(Herdenmoral)之间的对立得到了解释。该对立主要是在《道德的

① [译注]参本书第三章第26节。

② [译注]参《善恶的彼岸》,格言202。

③ 同上,格言225。

④ [译注]参本书第三章第19节。

⑤ [译注]参《善恶的彼岸》,格言44。

谱系》中得到了阐发^①。而在这个问题上,尼采同样受到自己狂热的求真意识的驱使,即那种要将世界的痛苦彻彻底底展现出来的冲动(尽管人们也不能忽视某些前后矛盾之处以及一些过于尖厉的语调,尤其是将那些引起文明者羞耻之心的伤口暴露出来的行为,很容易翻转成为某种不受控制的洋洋自得)。尼采著名的关于“金发野兽”^②的观点,关于每一种主人道德都是建立在攻击性暴行基础之上的观点意味着:人类社会就是建立在可怕的罪行之上,而且永远都是如此。狄俄尼索斯命令人们,毫不掩饰地将这一真相说出来,同时接受它,肯定它。这也是修昔底德在弥罗斯人与雅典代表们之间的对话中所见证的相同的真实观^③。与修昔底德一样,尼采也没有赞美暴力。而那些将弥罗斯人毫不留情地杀光的雅典人,同时也是被伯利克勒斯在葬礼演讲上颂扬为希腊的教育者、美与智慧的爱好者的同一代雅典人。而对于尼采而言,如果拒绝看到这一点的话,要么意味着普遍地否定生命,要么意味着说出一些关于生命原则的错误意见。而群氓道德则是建立在仇恨与复仇基础之上的,该道德文化拒绝痛苦,并且走上了颓废与虚无主义的道路。如果人们只是将这一论断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的诠释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而尼采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与世界本质之间“求真”的关系,同时也在于那狄俄尼索斯式的要求,即对痛苦采取接受的态度,痛苦只能与生命一起被镇压——如果我们同时将生命理解为希腊悲剧或狄俄尼索斯哲学得以产生的根源的话。

痛苦的主题就像是一条红线贯穿于该作品的始终;它也许并没有马上显现出来,但事实上,它却将那些尼采在这里处理过的不

① [译注]参本书第一章,特别是第9节。

② [译注]参本书第一章第11节。

③ [译注]即《伯罗奔半岛战争志》第五卷第七章中著名的“弥罗斯人的辩论”(Melierdialog)。

同主题联结起来,并且使他思想的新路线变得清晰明朗。它是对那个发人深省的认识的逻辑反射,而那个认识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则转化为“永恒复返”的母题(*das Motiv von der „ewigen Wiederkunft“*)。尼采利用现代世界对于痛苦的评判来推导出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评判,这一评判虽然不是历史性的,但却极具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他分析解剖了痛苦的各种不同表现以及对痛苦的不同反应——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探讨了痛苦的整个范畴。通过这种方式,他重新返回到以《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的著作为特征的分析领域,同时他在研究中也预先发表了一些后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结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道德的谱系》一书的第二与第三章:他论述了主动的遗忘性的问题(“遗忘性并不像肤浅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惯性,它更是一种主动的、最严格意义上的积极的阻力。可以归入这种力量的,只有那些我们所经历过的、体验过的、被我们吸纳的、[……]却很少进入我们意识的东西”,第 291 页^①),此外还有关于本能的内在化(“一切不向外在倾泻的本能都转向内在”,第 322 页^②)以及类似的主题的论述。不过,作为整个思想发展基础的痛苦概念却被后来的心理学用一种完全对立的方式给予了解释,尼采本人几乎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想证明疼痛是一种错误时,他们就天真地假设:其中的错误一旦为人所认识,疼痛就必然会消失——可是,请看!疼痛它拒绝消失……”(第 379 页^③)

最大的痛苦自然是出现在认识者那里,即那些从根源上理解和把握权力意志的人。哲学自身,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都是为了承受痛苦而戴上的面具。对于尼采而言,认识已经不再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的那些著作中那样的某种价值自体,而事

① [译注]参本书第二章第 1 节。

② 同上,第 16 节。

③ [译注]参本书第三章第 17 节。

实上,《道德的谱系》的最后一章已经开始显现出反科学的论据与观点了:“所有深刻的东西都喜欢面具;最深沉的事物甚至痛恨比喻和象征。对于一个神灵的羞耻心而言,其对立物难道不才是正确的伪装吗?”(第 57 页^①)这就意味着:请不要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我;我所想的有可能与我说的完全相反。而漫游者所渴望的“休养”就是“再多一张面具!第二张面具!”(第 229 页^②)“[……]它也几乎决定了人类忍受痛苦能够达到多深的程度[……]。深刻的痛苦让人高贵[……];而有时候,甚至连愚蠢也是一种不幸的、过于确定的知识的面具。”(第 225-226 页^③)“隐士并不相信,一个哲学家曾经[……]在书籍中成功地表达出了他真实的、最终的观点:人们写书不正是为了掩盖他自身所掩盖的东西吗?[……]每一种哲学也掩盖了一种哲学;每一种观点都是一种掩盖,每一个单词也都是一个面具。”(第 234 页^④)

到这里为止,我们主要把重心放在了尼采创作后期的主题上,它们首先出现在《善恶的彼岸》与《道德的谱系》两本书中。而从语言上来看,这里也可以观察到一种风格的过渡,特别是格言形式的缩减,《善恶的彼岸》偶然还使用该形式,而到了《道德的谱系》中则被彻底放弃了。风格彻底成熟了,没有任何扭曲和夸大,激情也受到了控制。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一定的疲惫感,甚至几乎是一种厌倦感。而《道德的谱系》还呈现出一种尝试体系化的发展倾向,偶尔会有一些教条化、甚至几乎是迂腐不化的执拗态度,或者是挑衅煽动式的却又混乱无章的悖谬。

另一方面,按照尼采自己的说法,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些主题依然是象征式的,是诗意的,或者只是以暗示的方式

① [译注]参《善恶的彼岸》格言 40。

② 同上,格言 278。

③ 同上,格言 270。

④ 同上,格言 289。